

天山上的马和帕丽

■黄宗兴 张奇 唐超山

味品调不出来的香。



“马和帕丽”，哈萨克族传说中一种永不凋谢的天山之花，寓意坚强和永不放弃。

当马和帕丽扎进坦克连，这位1991年出生的哈萨克族姑娘收获了一大堆“首个”：西南民族大学首个提前毕业参军大学生，全师首个提干的女兵，首个军事体育总评“特三”的女军人，首个坦克连队女主管……

—

2018年那个夏天出奇的热，戈壁滩像被点燃了一般，让人喘不过气来，偶尔遇到几丛杂草也都耷拉着叶子，只有野外驻训地的一顶顶帐篷从容挺立，棱是棱角是角。

“啥？新任指导员是女的，还是少数民族？”听说马和帕丽要来连队，刚刚结束战术训练的坦克连炸开了锅。“破天荒的事情让咱们赶上了，新鲜！”“坦克兵这么苦，她能不行？”40多个灰头土脸的汉子合计来合计去，决定先给马和帕丽单独搭一顶帐篷和一个野战厕所。毕竟连队是第一次迎接女军人。

走上戈壁滩，站在队列前，马和帕丽内心的兴奋完全盖过了紧张，简短的自我介绍震得自己耳朵发闷：“我把大家当亲兄弟来看，你们不可能把我当表姐妹来看……”

新搭的班用帐篷，干净整洁，一应俱全。马和帕丽环视着这顶距连队30米开外的帐篷，感觉自己不像是官兵中的一员，更像是个走亲戚的客人。尊重和信任是两回事，客气与亲近则完全是两个世界。

当朝阳洒满戈壁滩，马和帕丽握起铁锹，挖开了拆除帐篷的第一锹土，原本落单的帐篷被官兵移到了连队当中。搬移帐篷容易，可跨越官兵内心的30米并不简单。

听说了搬帐篷的事，政委专门去了一趟坦克连吃顿饭。看到马和帕丽只打了两个素菜，考虑到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，政委对马和帕丽说，“要不你去民族二连就餐吧。”政委貌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让马和帕丽停住了筷子。“我是连队主管，要是去别的连队吃饭，官兵会怎样看我？”马和帕丽心里清楚：要是饭和大家都吃不到一起，又怎么能把心融到一块儿？当即婉言谢绝，大口扒起米饭。从那之后，政委常常去连队吃顿饭，饭菜很香，那是调

部分坦克零件，从戴着橡胶手套到徒手清洗，再到用嘴对着滤清器滤芯吹干残留柴油，柴油味成为马和帕丽独特的青春“香水味”。

脸晒黑了，胳膊练粗了，体重也增加了。马和帕丽对美的定义也愈加清晰：开坦克的时候，我是最美的！

那处长100多米、倾斜角20多度的山坡，是8公里坦克障碍跑道的最后一道险关，被官兵称作“英雄坡”。团里人人皆知，爬过“英雄坡”凭的是本事、靠的是胆量。

随着发动机一声轰鸣，坦克一路爬升，马和帕丽的视界里只剩下瓦蓝的天空，她只能凭借操纵杆传来的震动判断路况、调整方向。刚爬至半坡，坦克突然熄火。此时，如果下车待援就意味着挑战失败，但半坡起步一旦操作不当就会引起发动机“爆燃”，甚至翻车。马和帕丽横下一条心：决不当逃兵。她右脚死死踩住刹车，双手紧拉操纵杆，果断重启机油泵，点火、挂挡、加油、松制动，十余个动作一气呵成，伴随着巨大的轰鸣，坦克继续向上爬行。当冲出“英雄坡”时，由于巨大惯性，坦克飞离地面，紧接着“咣当”一声重重地砸向地面。马和帕丽借着这股巨大的冲击力，迅速挂上高速挡，呼啸着冲过终点。

短短3个月，马和帕丽成功考取坦克驾驶和通信三级证书，不仅实现了个人突破，更激发起全连练兵动力。这两年，她和连长带领官兵两次跨越天山，圆满完成合成营对抗演习、拉动考核等任务，一大批训练尖子在各级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，连队连续两年被评为“军事训练一级连”。

二

一场大雨过后，天空好像被洗过一样，瓦蓝瓦蓝的。

马和帕丽长出一口气，按下了坦克启动按钮。能否成为一名合格的坦克驾驶员，眼前8公里长的复杂跑道，就是马和帕丽的终极之战。

根在坦克连扎得越深，本领恐慌感就越强。马和帕丽总是喜欢定一个让自己仰视的目标，重达38吨的“钢铁巨兽”，就是她要驯服的“烈马”。

当坦克在戈壁滩上奔跑起来，马和帕丽像一粒放进果盒的葡萄干，在坦克里左摇右晃、上碰下撞，直犯恶心。

曾有坦克驾驶员在紧急停车时，直接撞在潜望镜上，眼镜的鼻托扎进了肉里；曾有坦克一炮手因长时间的摇晃，晕车呕吐，将刚吃下的早餐吐了个干净；曾有坦克二炮手由于剧烈颠簸，一头砸在火炮后座上，留下缝合6针的伤疤……

青春要想驰骋，就必须“死磕”！坦克训练环境恶劣，除了反复超强度训练，直到生理适应外，没有捷径可走。马和帕丽就一圈一圈地跟车，每次都在兜里装几个塑料袋，即使晕车呕吐也绝不中途叫停。车炮场日，常用柴油清洗

刻钢板，是整个油印中最苦、最累、最磨人的工作，进入这道程序时常常是凌晨了。把一盏可伸拉的日光灯拉到距离桌面几厘米的位置，拿起刻字专用的钢笔在蜡纸上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刻字。

刻字累的不只是心，还有眼睛。眼睛要死死盯着蜡纸上的黑细线，把每个字的每个笔画准确无误地刻进小格子里。稍不留神，刻错一笔或一个标点，整张报纸就得从第一个字重新刻起。所以，常常因疲惫、走神或眼睛看花，一期报纸要刻数千张蜡纸才成。

印刷也很费力气。那时油印小报一般是红、蓝、黑三色印刷。即：报头、重要标题、题图一般是红色，题花、小插图一般是蓝色，其他是黑色。这样，一张报纸要分三次刻板、三次套印。每印一次，都要把红、蓝、黑等各版对准、墨色调匀，才能印出成品。因套版不准而印“花”了，就要返工。1000多份报纸，每天没有五六个小时的刻印，完不了工。

在打靶接近尾声的一天，我的双眼突然看不见东西了。急忙去医疗队就诊，经检查，医生说是用眼过度导致的假性失明，让我好好休息，每天多看绿色和远处。按照医生叮嘱，我用了3个

了巴掌。

上任伊始，马和帕丽接手的是一支连续3年未评先进的连队。

作为全国人大代表，马和帕丽深刻认识到：支部建在连上，更要强在连上。她带着党支部一班人集思广益，把连队建设目标定位成“新时代党建先行连”。带着官兵新建“荣誉墙”和“坦克兵长廊”，围绕连队“硬骨头”精神创作《硬骨头故事集》。

谈心时的一包小零食、冬训时的一个暖宝贴、天凉时的一碗热姜汤……在连队官兵眼里，马和帕丽在生活上没有特殊待遇，但女性的细腻温情是她工作中的特殊优势。

“不仅要和战士坐在一条板凳上、说在一个语系里，更要当好他们成长中的引路人。”从自身视角讲述“恋爱的那些事儿”，用短视频《啥是佩奇》引出一堂亲情教育课，创新“点餐式”授课模式增强互动……马和帕丽将女性视角融入日常工作，连队氛围变得更加亲密温和。在她任职的两年多里，20多名战士先后立功入党转士官，连队建设迈上新台阶，立上了“基层建设先进单位”，党支部被评为“先进基层党组织”。

四

这是“巾帼班”成立后的首次坦克战斗射击考核。成立仅3个多月的“巾帼班”，在装表和稳像两种射击模式下，均打出了4发4中的优异成绩。

“巾帼班”击毁的不仅是战场上的标靶，更打破了官兵头脑中的惯性思维。多年以来，大山深处这片辽阔的靶场一直被男兵统治，当4名女兵身披“优秀射手”绶带站立在官兵面前时，面对平均年龄不满21岁的4名女兵，马和帕丽的思绪又回到筹建“巾帼班”的那个冬天。

雪，一连下了好几天。风，刮得人睁不开眼。坦克连俱乐部里30多个男兵你一言我一语，比过年还热闹，因为他们今天要办一件大事——修改连歌。

唱了几十年的连歌，突然要改还真不容易。连长清嗓子说，就差这三句歌词了，第一处“热血的男儿”改成“热血的青春”，第二处“热血的男儿”改成“热血的战士”，因为连队不再是清一色的男兵。唯独“我们都是好兄弟”这句难住了大家，改为“过一年还热闻，因为我们是好战友”不够有血性……连长突然蹦出一句，咱们是“硬骨头连”，女军人也照样个个顶个的强，就改为“我们都是硬骨头”吧。

的确，无论岗位、不论性别，只要迎难而上、勤学苦练，人人都能花开岗位“别样红”。

铁甲玫瑰在天山绽放。马和帕丽挺立起一个个“第一”，是一名少数民族女军人的自我突破，也是基层部队官兵在新时代追梦逐梦的缩影。

多月时间才恢复了视力。进入中年后，汲取靶场岁月的教训，“点灯夜战”的日子渐渐少了。休息时，部队组织我们去城里购物。最难忘的是当地产的白兰瓜，咬一口沁人心脾，比蜜还甜。每当打靶结束，我们都要带几个在路上慢慢吃。

戈壁岁月，靶场人生。每当响起“日落西山红霞飞……”的歌声，就油然而升起一种自豪感。

这首写在战士心里的歌，是献给每名军人的最好礼物，也是每名军人把青春写在靶场，向祖国表达赤胆忠心的最好诠释。

我骄傲，曾是一名军人！我留下了最美青春，给最美的军旅。



援非医疗队（中国画）

张小磊作

长征

第4929期

★ 名家近作

百斛之鼎，笔力独扛

单家集，暖暖的土炕

把柴草塞进炕眼，把牛粪投进炕眼。虽说陇东的十月已经积雪，这炕，可要烧出小半个夏天。

真不敢相信，这咱这小土屋宿夜的，竟是红军最大的长官！他刚才在隔壁清真寺走了一大圈，和阿訇握手交谈。他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像雨水一样顺耳。他说，谁种米面，谁就应当吃上米面！

知道他也是农民出身，当然，他已将那把用旧了的镰刀，顺手，搁在了旗帜上面。知道他明天就要翻六盘山，知道中国的山，都是他脚上的茧。

他是红军最大的长官，这口炕眼，一定要烧暖！知道他那把镰刀要去割啥！知道咱单家集，再不起眼，也将属于他割下的江山。

六盘山

一个诗人，如果登上山顶，如果又叉起了腰，眺望云海或者落日，这，便不光是一幅关于黄昏的图景了。

一些事情的本质，会狂风大作。西风会成为他的军衣，长发会成为他的诗句。他的头发，会在第一时间，优雅地倒向东方。

现在，他屈指，说出“两万”这个数字。我明白，这是诗人在点数一年来的土地。这种盘点，只有在山顶才能完成。

诗人一走上山顶，所有山川都会扭动成局，成为地图，或是棋盘。山脉残酷，河流血腥。新臂、夕阳、襁褓的军旗，此刻，在方阵般的诗句里，已经平静地挤作一团，一半为平，一半为仄。

一个诗人，如果他不是李白，不是谢灵运，不是杜牧，而是一个领袖，一个在1920年夏天就把《共产党宣言》当作诗篇来读的人，如果这时候，他又踏着西风，登上高高的山顶，那么，中国的汉界楚河，必狂风大作。

“今日长缨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”！他的黑发以及黑发下的思想，显然，已经倒向东方！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天空写诗的，他每一次将笔锋提起，一只鹰的翅膀，就会准确地收拢。

我很愿意看见一个诗人走上山顶。这本身，就是一个漂亮的战略。我愿意看见中国所有的山川土地，都隔三岔五地，在棋盘上挪动一下，或者，在诗句里雕琢一番。

就为这个目的，一个诗人，必须，沿着诗与胜利的方向走上山巅，而如果是这样，革命在拥有上阙之后，便会很快拥有下阙。历史长短有致，成为千古词牌。

我很愿意看见一个诗人走上山顶，黄昏时分，有西风吹动长发。我明白，历史一旦可以吟诵，战争与和平，便只有平仄的区别。

六盘山纪念碑

你好，纪念碑的建造者！我代表渴望充实的心灵，向你们问好！

是时候了，我知道你们正用铁锹和铲斗车，重新，夯一座六盘山。

选址于全国民众的心坎：以纪念碑的形式。竣工时间：43天之后。

我知道你们是着急了。我听见你们全部的口号和汗珠，此刻，都在搅拌机里用力。

只看见满山都是红旗。当年毛泽东

六盘山上高峰

■黄亚洲

说红旗漫卷西风，就是这种气势。风正在把所有冒热气的肌肉线条，吹出岩石的纹理。

浓雾漫过之时，我看见，峰峦上下的红旗，顿时，成为摇晃的火把。这种状态，与当年一样！

这种若明若暗的背景，是一张半透明的宣纸。这种纸，最适宜提供给领袖，描画清平乐或者沁园春。

向你们致敬，我亲爱的弟兄！中国的历史一般都呈现盘旋的方式，因此，你们做对了。

建造一座纪念碑，确有必要：革命的陀螺，需要手柄！当年，毛泽东就是站在这里，他也习惯站在手柄的位置上——伸手，握柄，计算里程、风速、红旗的数量、缴械的长度，以及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竣工的时间。

青石嘴，骑兵故事

这是一场遭遇战。

那天正午，国民党的骑兵正在烧锅蒸馍，两个营的马匹拴在河滩；以至于，我今天来此，见河滩地，空气中，还能听见战马喷鼻以及雄性的气息。

那天，六盘山的山洪，自枪口爆发——红军突然挟裹着山石奔泻而下，草鞋脚踏蒸锅，刺刀卷起马缰。蹄声还来不及响成战鼓，两个骑兵营，就蒸成了馍馍。

很好，拉起马缰，牵走一批白馍；拍拍鞍子，再牵走一批黄馍；共产党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就这样诞生了！青石嘴是一张什么嘴啊，这么一张口，就吐出一个兵种！

在后来的中国革命的战史中，我经常会在大地上听到成串的鼓声，而最初的鼓槌，无疑，就是青石嘴。

我今天来此，见河滩地，已是芳草萋萋。宝中铁路，掠过高高的桥墩，把一大串铁蹄的声音，举在空中；当年诱人的馍香，正在由列车的餐车送出。

于今看，青石嘴吐出的，不是两个营的馍馍，也不是一个兵种，而是一个铁蹄轰鸣的时代。



靶场青春

■楚建锋

★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，把营归，风展红旗映彩霞，愉快的歌声满天飞……”每当听见这熟悉的旋律，30多年前的军营生活总被勾起——激情燃烧的打靶岁月，把火红的青春烧得红彤彤，把记忆的心房填得满满当当，把青春岁月雕刻得绚烂如画。

远去的军旅岁月，总伴着呼啸的军列，从八百里秦川奔向茫茫戈壁。过了“春风不度”的玉门关之后，在酒泉一个叫地窝子的地方进行实弹演习。

如今，我所在的空军高射炮兵部队早已被科技强军的步伐取代了。但是，当年演习的场景仍历历在目。

每年入秋，都有一次实弹演习。从筹备、启程、赴指定地点集结，再到临战、拔营收兵、返回部队驻地，前后需三个月时间。初秋，列车在陇海线上奔驰。“闷罐、闷罐”，夏天是“火罐”，冬天是“冰罐”。时逢“秋老虎”正在发威，去时20多天的旅途，在没水没电、密不透风的“闷罐”里很是煎熬。

行军途中，最难忘的是到兵站吃饭、休整。凌晨两三点，刚刚在列车“咣当、咣当”的催眠曲中入睡，行军的哨子又吹响了。这时，兵站的厕所和开水间门口都排起长龙，大家争先恐后地“放水”和“加水”。睡眠朦胧中，还要强行打开“胃”，囫圇吞枣地填充食物。人还没完全醒过来呢，又催着上车出发了。就这样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困倦，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沙漠戈壁。

打靶的地窝子位于河西走廊西端，是典型的大漠戈壁。气候干燥，雨水奇缺。昼夜温差特别大，常常是晚上盖着厚厚的棉被，中午在沙漠里放一枚鸡蛋，就立等可熟。

到了营地，我的主要任务是编印每日常一期的《战地快报》，到演习结束要出30多期。

每天早晨，一辆专用吉普车载着我把当日的《战地快报》送往所属各营的驻地。同时，收齐各营当日稿件带回团部。从采写、编辑、刻版、印刷、发行，整张报纸的工作任务都由我一人承担。每天送完《战地快报》，收回各营稿件后才能休息两三个小时。午饭后，再开始编辑下一期。晚饭后，把编好的稿件送政治处主任签发。签发完已是午夜时分，我开始刻版和油印。